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五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固邦本

卹民之患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救凶之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積）二曰薄征（輕租稅）三曰緩刑（凶年犯法者多緩之）四曰弛役（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譏察）七曰眚禮（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藏閉樂器）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飢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

遺人(遺讀也掌委積之官)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艱阨謂年穀不熟)門關(在國曰門在郊曰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至者)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謂不得去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主藏米之官長)掌九穀之數(九穀謂黍稷稻粱苽麻麥豆也)以待國之匪頒(匪頒謂委人之委積)賙賜(謂賜予)稍食(謂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上謂豐年下謂歉歲)以知足否(量入為出知所用足與不足也)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者預為之防也)凡萬民之食(計數萬人所食)食(食謂一月之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上(豐年為上)也人三鬴(每人一月食三鬴)中(中等不豐不歉之年也)也人二鬴(每人一月食二鬴)下(歉年為下)也若

食不能人二鬴。若一月之食一人不足一石二斗八升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者以就穀有餘之處詔王殺邦用凶年殺用宜減省

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又有以救之此三代之良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謂疫害民病則以節旌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臣按疾疫之災多生于凶荒之歲凡遇荒年宜預爲之防使之不至于飢餓而內傷勞苦而外感積聚而旁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成也）爲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飾也）弛（廢也）侯（射侯）廷道（廷內道路）不除（修也）百官布而不制（雖布列而不更制作）鬼神禱而不祀（惟所禱不祭祀）此大侵之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數語即周禮膳夫所謂大

荒則不舉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嘗。而已乃日餘膏粱。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布衣也）搢（搢也）本（士之笏也）關梁不租（不收租稅）山澤列（遮列也守之之義）而不賦（不收賦稅）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

熟之所斂而糴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非不善也然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斂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徃涖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一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足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糶糴立倉用壽昌之名

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

臣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挨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就量用其中本以爲腳價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責人以用必加以殊禮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

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貨之。卸院官始免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弛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脅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于獄者尚如此而况貸于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illegible]世宗視民猶子臣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illegible]

心。王者之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臣嘗因是而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蕃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荐飢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皆湮塞雖有河山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菜木皮而已其民尤易為流徙莫若設常平倉當豐收之年以官價糴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而留其見儲

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之備又特遣臣僚尋商
旅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運常
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遇荒歉舟
漕陸輦以往蓋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
地尤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
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
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
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
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

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

臣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疾者廩之也

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

官之屬是也

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

臣按曾鞏此議但飢民一戶貸之米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盡貸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

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舉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臣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郄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

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須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為期限緩不及期以致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敘用。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

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糾局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飢窘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為追償荷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

必爲之計算、推其贏餘、以濟匱之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强也、

臣請以在倉之米、失入平出之餘、逓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備豫之數、歳抄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臬州縣民間詞訟屬戸律者、如戸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二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婚者上戸三十石中戸二十石下戸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一欵民以爲

賑濟者皆通歸官廪常年則依例採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関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嬴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可分民為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又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閒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中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

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通市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爲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外而邦國）都鄙（內而都鄙）使之各

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謂經界其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以通水爲限）樹（以植木爲固）之

臣按六鄉六遂卽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爲一里

十戶爲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鬬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其在京縣也月朔京尹引赴

御前聽宣諭而我

聖祖又製爲教民榜文昭示天下古人識治體者

漢周以此為考課

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巴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學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之士大夫皆樂為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為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為浣也、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臣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

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爲盛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臣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偽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爲虛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

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同向）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朱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同無）彊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為守宰

者。安得不感發而思奮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于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
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
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
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
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
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
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
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

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遷擧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于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爲最久黄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宋朝定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為望縣三千戶以上為緊縣二千戶以上為上縣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

臣愚請分府為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為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為州或析以為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為縣或益之以近民

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治者有繁簡，以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温處，閩寇作而分建劒，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于全盛之日哉。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爲刺史 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

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爲詩親書賜之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嘗任縣令者

[illegible]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illegible][illegible]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即萬里也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嘗痛心疾首。以上守令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為州牧、未幾復為刺史、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

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即轉運使曰憲即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佐

臣按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掾於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有員闕隨才選任又于

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落泉數十月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監司

分民之牧

舜典肇始也十有二州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

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厚也）德（有德之人）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絶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禹貢禹敷（分也）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隨山刊木奠（定也）高山大川

冀州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爲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爲九州至舜乃肇爲十二州蓋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幷爲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于九圍可見矣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爾雅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殷制

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大也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甫侯也及申申伯也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幹也）四國于蕃（蔽也）四方于宣

臣按人君建國以爲國之楨幹。實欲資之以爲京師之屛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則列爵分土。以爲國家蕃翰。自秦罷侯置守。所以爲國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隱公五年）

臣按陝古弘農地。蓋在今河南陝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

河南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

正北曰并州

劉彝曰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一天下之財用

養天下之人民而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

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荊豫

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

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

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

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陳澔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

部、曰豫州部潁川汝南沛北三郡梁魯二國曰冀州部魏鉅鹿常山清河四郡趙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凡六國曰兗州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凡五郡城陽淮陽東平凡三國曰徐州部瑯邪東海臨淮凡三郡四水廣陵楚凡三國曰青州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凡六郡菑川膠東高密凡三國曰荊州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凡六郡長沙一國曰揚州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凡六郡六安一國曰益州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爲越巂益州牂牁蜀凡八郡曰涼州部隴西金城大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上郡凡九郡曰幽州部渤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玄菟樂浪涿代凡十郡廣陽一國曰交州部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眞日南七郡曰并州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凡四郡

臣按自漢以來分部牧民之始、漢十三部部各

有郡國郡天子親理命守治之國分封諸侯王置相以爲之治也漢分天下爲十三部而在關中者則屬司隸校尉部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內河南河東凡七郡在征和以前司隸所統亦有刺史察之後乃除焉

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隸府部亦此意也

唐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古雍州之地漢京兆馮翊扶風北地安定上郡及弘農隴西五原西河雲中曰河南古豫兗青徐之域漢河南弘農潁川汝南陳留沛泰山濟陰濟南東萊齊之境

國山陽東海瑯琊北海千乘東郡及梁楚魯國東平城陽淮陽菑川高密泗水平原渤海之境

曰河東古冀州之域漢河東太原上黨西河鴈門代郡及鉅鹿趙國常山廣平國之地

曰河北古幽冀二州之域漢河內魏渤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涿漁陽右北平遼西眞定中山信都河間廣陽等郡國又秦有東郡河東上黨鉅鹿之地

曰山南古荊梁二州之域漢南郡武陵巴郡漢中南陽及江夏等郡之地

曰隴右古雍梁二州之域漢天水武都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

曰淮南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廣陵六安閩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

曰江南古揚州南境漢丹陽會稽豫章廬江零陵桂陽等郡長沙國及牂柯江夏南郡福建汀漳

曰劒南古梁州之域漢蜀郡廣漢犍爲越嶲牂柯巴郡之地

曰嶺南古揚州之南境漢南海鬱林蒼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眞日南等郡

臣按此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析為十八路神宗又析為二十三路曰京東京西東路今山東之濟南靑登萊四府南直隸之邳州西路今河南之歸德睢二州及太康縣山東之兖州府南直隸之徐州曰京西南北南路今湖廣之襄陽府隨安陸二州河南之南陽府北路今河南之河南汝寧二府許鄭陳汝四州及孟汜水河陰三縣南直隸之[illegible]州北直隸之滑[illegible]城二[illegible]曰河北東西東路今北直隸之大名河閒二府冀霸二州及[illegible]安清河保定容城雄五縣山東之東昌府武定德濱三州西路今北直隸之眞定順德廣平保定四府及濬縣河南之彰德懷慶衛輝三府曰河東今山西之太原平陽二府澤路汾遼沁五州陝西之葭州及吳堡神木府谷三縣曰陝西二路永興軍路今陝西之西安延安慶陽三府河南之陝州山西之蒲解二州及平陸縣湖廣之上津縣秦鳳路今陝西之鳳翔臨洮鞏昌平凉四府河岷洮三州曰兩浙二路西路今南直隸鎮江常蘇松江四府浙江之杭嚴嘉

典湖四府東路今浙江之紹興寧波台溫金華衢處七府

曰淮南東西

東路今南直隸之揚淮安二府滁宿泗三州及五河虹二縣河南之永城鹿邑二縣西路今南直隸之鳳陽盧安慶三府河南之光州湖廣之黃州

曰江南東西

東路今應天府及直隸之太平池徽寧國五府及廣德州之江西之饒廣信撫建昌四府西路今江西之南昌瑞袁吉安臨江九江南康贛南安九府湖廣之興國州

曰荊湖南北

北路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岳常德德安州辰七府沔陽靖二州南路今湖廣之長沙衡永寶慶刖府郴州廣西之全州

曰成都等四路

成都府路今四川之成都府眉嘉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撫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敘順慶二府潼川瀘合三州及資金堂榮三縣利州路今四川之保寧府蓬州及龍州宣撫司陝西之漢中府階州及西和成文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夔二府及播州宣慰司湖廣之施州衛貴州之思州府

曰福建

今福建之福泉興化漳建延平邵武汀八府

曰廣南東西

東路今廣東之廣肇慶韶南雄惠潮六府廣西之富川賀縣西

路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柳慶遠潯梧南寧太平八府廣東高雷廉瓊四府曰燕山府今順天府及北直隸之永平府易隆慶保安三府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時屬遼金

詢民之瘼

撢人主撢序主意以語天下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諭說也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猶向也使民心曉而正向王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慤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為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

以制於方伯故也。

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往巡其地蓋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

臣按御史之設於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始於

秦而漢因之葢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罷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　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三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臣按末章所謂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

有司之弊當是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銜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五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巡行天下存問鰥寡癈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今制既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臣巡撫卽漢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巡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巡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蓋漢人本經術以爲治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所下多以教化仁政爲言略

不及於法令征賦。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爲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歛爲姦三條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郡最大其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其刺史以六條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卽舉問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葢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刑罰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

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飢饉惟蒸庶之

大業臨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二部皆因災異遣使巡行天下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嘉元年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綏和二年遣光祿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制部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

功樂進令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爲刺史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觀以考察守長爲事而不及於民然去貪污之吏卽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

自責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內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淨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嬴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

曰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留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閣祿以奠稅度庭以衰（與義同）征科丁壯以計備古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冗食斷法之捕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蔡襄言請令[illegible]至之郡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illegible]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與貧無所養[illegible]有費者做備於人償其餘

僞而追還之若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兆案子孫官給饒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冤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爲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顯褒其尤者貪墨即令責訊材不任職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遲滯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廢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不糾隨而舉之即使者不糾舉月俟毁事在使者巡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言井但來時可行

慶曆中歐陽修言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莫若精選强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修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許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

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於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修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修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洪之荊渠唐之鄧陂使之類久荒之地必先發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發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魚食曰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禹貢六府孔(大也)修庶土交正底(致也)慎財賦咸則(品節之也)三壤成賦中邦(中國也)

蔡沈曰六府孔修者謂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

名物交和正焉以任土事底慎財賦謂因厥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成則三壤謂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

按有夏盛時其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世征斂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心復無成則之法先民財所以恒不足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周文襄撫江南妙用全在此

量入以為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其處合用錢穀若干其事合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為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於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

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筭關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尙有幾年之蓄具其總數以達

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所以補數有餘則備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某事可以暫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為之備。而亦俾

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嬴縮蓄積之有無

云。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衍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

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是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而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眞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爲

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

朝疆宇比宋爲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校之宋雖各相當而

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

國家儲積數倍於宋焉請自今為始乞 命有

心計臣條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

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

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

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

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上上第一等錯雜也謂雜出第二等也兗州

厥賦貞貞正也賦以最薄者為正厥貢漆絲兗地宜漆宜桑厥篚竹器盛幣帛者

織文（錦綺之屬）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細葛）海物惟錯（非一種也）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爲土封）夏翟（染雉羽爲五色）孤桐（以爲琴良材）浮磬（石露水濱可爲磬若）蠙珠（珠爲服備）暨（及也）魚（用祭）厥篚玄纖縞（玄赤黑色纖縞皆繒）揚州厥賦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玉石）篠簜（竹可爲矢及管者）齒革（可以成中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惟木（可以備棟宇）島夷卉服（介木絺）厥篚織貝（木綿之錦名者）厥包（裹也）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錫貢（待錫命而後貢）荊州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三木名）礪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名可爲矢）包匭（匣）菁茅（供縮酒者）厥篚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

圓者組綬類豫州厥賦錯上中出第二等雜出第一等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細綿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厥貢璆玉磬鐵柔鐵銀白銀鏤剛鐵砮石砮磬石磬熊羆狐狸織皮四獸之皮及毳毛可織為罽者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賦曰貢而已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

有以爲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爲準焉凡外此而別爲名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經常之制也（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禾半槀）三百里納秸（半槀去皮）服（總結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殼也）五百里米

蔡沈曰內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槀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槀麤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

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
重精麤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
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
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
不輸粟然則上貢即租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
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
地則併其本藁取焉蓋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
非以爲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非

若後世槩取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毋丁隨鄉土

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動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爲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

嬪婦惟治蠶枲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爲兩稅額、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臣按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

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遍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許分富

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備倩事已即休所補納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縣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並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則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

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其産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其産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産無蹤跡具以聞蠲實除免如李澥所言絕離逃之弊以上賦稅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銀鐵石磬之屬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

貢（栝柏篠蕩之屬）六曰貨貢（金玉龜貝之屬）七曰服貢（絺紵之屬）八曰斿貢（羽毛可以為旌旄者）九曰物貢（所產雜物）

臣按大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
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
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
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支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
長唐羌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
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
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

時乃止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

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開加此數亦折租賦不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爲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爲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若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

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收

此弊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密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册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黎庶又曰積

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眞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强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其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惟我

太祖於國初卽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鰾之屬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以上貢獻）

○經制之義

周禮大宰以九賦（上取於下曰賦）斂（粟也）財賄（絲布也）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大夫家也）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illegible]）

里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關征貨[illegible]入市征[illegible]所在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掌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臣按古者賦於民有穀粟之賦有兵車之賦而又以九賦斂財賄者穀粟兵車之賦其常也此九者不在常賦之數焉自一至六平地之賦[illegible]七至九興作之賦蓋古者賦取於民皆十分而取一凡上供與受采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illegible]而爲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賦於國與夫關市之所收虞衡之所獲及官府用度之所贏餘[illegible]諸所有貨賄幣帛皆以歸之大宰而畀以斂[illegible]

之權遇國家有事當用財賦則以給焉

以九式（財用節度）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祀有大小其費有豐殺）二曰賓客之式（諸侯之來為賓其臣為客）三曰喪荒之式（喪禮賻贈荒年）四曰羞服之式（飲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百工之事）六曰幣帛之式（所以贈勞者）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者）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用）

楊時曰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

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此指王安石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大府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卽九職之貳貢賦皆大宰所掌此其副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內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合用財物皆受之大府。凡頒財如下文所云，以式法授之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財之法。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膳卽羞。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卽芻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以九貢之財給弔喪之禮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九職之財充府庫也凡式九式貢九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謂當人之數用謂當出之數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謂所收出謂所用歲終結計其大數也

呂祖謙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玉府主藏金王器用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善也貨賄之藏。凡王之獻待有獻於貢者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主藏在內者）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良貨賄入焉

外府（主藏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也）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無法不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覯曰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於太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若以御府禁錢歸之親倖之手省閣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此所不及則傷財害民

非經事也

臣按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取之於內。用之於內者，則又不免取之於外。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所[illegible]內外之情通而不至於相隔絕外有所費內[illegible]不知。內有所費。外無不知。或者深宮之中[illegible]之私欲有所妄費恐外人知而或至於中止者[illegible]亦有之矣。

司會會大計也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八法即[illegible]

者入則（即祭祀以下八者）之貳（副也）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

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

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

書（紀載為書）契（合驗為契）版（具人民之數）圖（畫土地之形）者之貳（副也）以逆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

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

廢置

劉彝曰司會我所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

則之貳所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謂[illegible]

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孩惟利是積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爲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

司書（會計簿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貢九賦）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或入而藏或出而用）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臣按司會掌鉤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參互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參考虛實昭然矣所

以然者蓋以國家之大用度之務其出入之數必爲籍以紀之設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姦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入辨（辨別也）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總要簿書）以貳（副也）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知其色類善惡）而奠（定也）其錄（籍也）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上有小可用度及賜予）歲終則會

其出

臣按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而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也夫財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數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謂之振者舉起之謂也蓋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舉之以為他用則財無沈滯者焉

廩人主藏米之官掌九穀之數九穀黍稷稻粱苽菽麥豆也以待國[illegible]

匪分也頒賜也賙賜賙給賜予稍食祿稟以歲之上下上謂豐下謂歉[illegible]

數邦用以知足否（足與不足）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以民數計度所食之數）食者人四鬴上也（六斗四升曰鬴每人一月食穀四鬴則年之上也）人三鬴中也（中年之）人二鬴下也（下年之）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就穀之有餘）詔王殺（减省）邦用（凶年邦用宜從減省）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止殺也止餘法用者謂法式所當用有不足則殺之待有餘則而後用之）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臣按成周之時設為倉廩之官廩人掌九穀之

數倉人辨九穀之物所謂穀者凡有九焉入則掌其數出則辨其物數之入也不一物之出也不同後世所謂穀者不過三四品而已江南止於一稻江以北有粟有麥有豆三者然豆麥止於京儲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儲非止一穀蓋古人因其土宜雜種百穀以備旱潦穀有多種隨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後世各以一穀爲賦他穀雖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於民者專而聚之於官者恆不足臣愚以爲今日之派於民者除江南歲運實京倉者外凡北方之賦

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爲糧一以時價爲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文豆直三百則以二石准一石焉他皆放此每年支散先其易腐者亦准粟價而給之以或多或寡諸穀之中惟粟爲耐久施窖藏之可踰十年隋人於洛口穿窖三千三百窖容八千此古人窖粟之驗宜別設倉儲之以待雜穀盡絕然後發之若其廪人之職擇武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蓋久其任武臣不計貲考故也

詩曰小雅甫田之篇倬明貌彼甫大也田歲取十千萬畝之入也我取

其陳舊粟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也

朱熹曰詩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欠也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兼
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
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毋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
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
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劭註漢書謂
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爲異政由
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
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廼田賦之常數

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别不至泥用而浪費誠循漢制以財用之司分爲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租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别爲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坑冶贓罰門攤之屬以待宮室衣巿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别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歲用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內

外者不入
內者可出
此謂計臣

內府則常為撙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必
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決不可無奉養
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

二字須體認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
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
執政目為計相恩數廩祿與參樞同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乃詔曰

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隋承周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亦闊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綜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

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賚帛三百萬未嘗肯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遽袋進香以爲費用大加譴責焉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非迂闊之談也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部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姻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

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部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地力有所遺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

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終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illegible]貝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

支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　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為人臣而不忠也泌蓋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illegible]

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參酌同異因時制宜

臣按自此以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

鑒可訓 後

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救河南尹豫借
夏秋稅民不聊生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
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常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
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與時用度有闕。復
科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玁

挽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illegible]

孫志之敢忘厥志、

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己私、

尚鑒於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輕取而

妄用。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租、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四十八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

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洪

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

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

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

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

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

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供贍

明主念蘇松常嘉湖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非

參與人也而私于吳其言信矣可味矣以

催科寬而課入不乏書諸上考

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盡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兩京咸寧矣